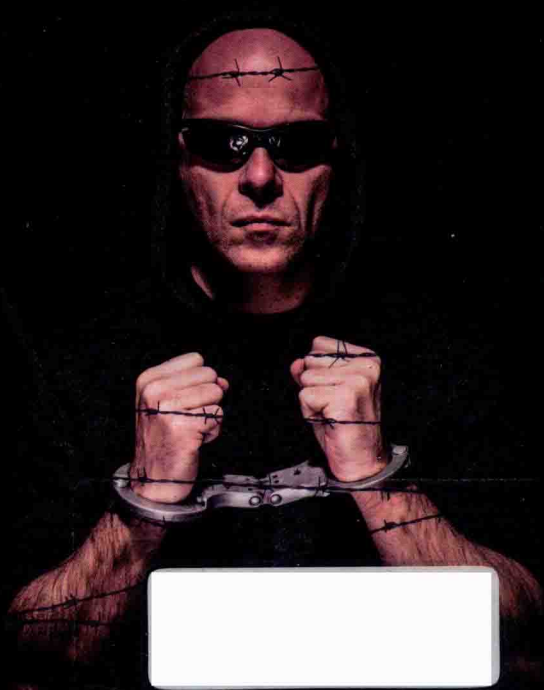


推理
MYSTERY

每宗案件都
充满人性的
谜题和隐喻



每种推理都是
一次不可替代
的冒险



半身侦探

2

暗布烧 著

中国推理影响力品牌《推理》杂志

人气推理小说系列

首次结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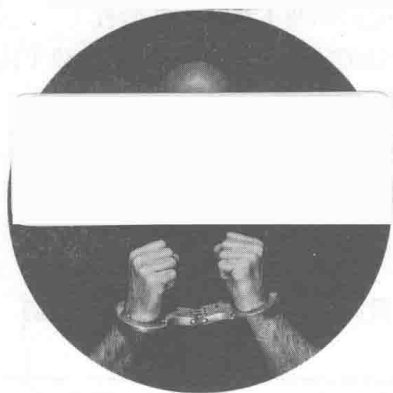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半身侦探

②

暗布烧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身侦探2 / 暗布烧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08-6602-2

I. ①半…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7252号

半身侦探2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空中秋千谜案 / 1
- 圣诞节谜案 / 40
- 图书馆谜案 / 78
- 摩天轮谜案 / 118
- 地下铁谜案 / 155
- 美人鱼谜案 / 191
- 龙王杀人谜案 / 228

空中秋千谜案

市内新开业的川圣百货大楼。

顶层的办公室暂时还没有被租出去，空空荡荡，带着粗糙的装修气味。在最顶头处有一个男卫生间，七拐八绕才能找到，平时除了清洁工，鲜有人会来这里。这日，却有两名男子一言不发地站在小便池旁，装模作样地提着裤子。其中，那个矮个子的男人语气有些急躁：“哥们最近出了点儿事，好几伙人都在逮我……你还偏偏在这种时候叫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

“调查 GungNail^① 背景的事，到现在还没有眉目……”面色冷峻的男子不动声色地说道。

“那个案子不是那位美女警察在查吗？”汤川的脸上浮起一层暧昧的笑。

茂威汀眼神凌厉地一瞥，冷声道：“她？太嫩了……我知道你前一段时间接触过 GungNail 的高层……”

“呵呵，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汤川诡谲地一笑，“别提了！”

^① GungNail 医疗器械企业名称。见《半身侦探 1》外科手术杀人事件中。

就为这事，差点儿砸了我的饭碗。他们的人好像已经有所察觉，我奉劝你还是别蹚这趟浑水了。这跟你要查的，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啊！”

“NAA 感兴趣的，自然就是我感兴趣的。”茂威汀嘴角露出一抹狡黠，“他们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这其中必有关联。快说，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呵，真拿你没办法。”汤川把眉头一扬，“你还记不记得管文军？”

“管文军？就是在 × 大附属三院多次动脑外科手术，又在手术台上失踪的那个男人？”茂威汀眯起眼睛，“他不是正在被通缉吗？你有他的消息？他人在哪里？还活着吗？”

汤川轻声笑道：“别做让人讨厌的问题少年，好吗？”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照片。

茂威汀凝神望去，只见照片中是一个 40 多岁的男子，精干的板寸头，锐利的眼神，一看就是白领精英阶层。

汤川在一旁低声说道：“这个男人叫邓中林，是 GungNail 的执行副总裁，跟失踪的财务总监管文军关系十分密切。在管文军失踪之后，他曾经去过管居住的公寓，离开时还带走了某份资料。”

茂威汀吃惊地望着他，转而露出凶狠的目光：“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

“嘿，我只是个情报贩子，可不是你的手下。”汤川轻慢地望着他，“你可以买我的情报，别人也可以截下我的情报……”

“呵。”茂威汀冷笑一声，额头露出青色的血管，隐隐的怒火一触即发。

“呃，别生气嘛。我现在卖一个特别的情报给你，还不行吗？”汤川知道惹恼了眼前的男子，绝无好下场，连忙告饶道，“据说，这个周末，邓中林会出现在一个私人会所，见一个重要的人物。说不定那

儿会有管文军的踪迹……”

“哪个会所？”

“好像是叫作醉天使。”汤川眨巴了两下眼睛。

“知道了。”茂威汀转过身，神情漠然地往外走去，“钱会打到你的卡上。”

“喂，等一下。”汤川叫道，“还有个特别提示呢。”

“什么？”茂威汀驻足。

汤川再次诡谲地一笑，说：“那儿是私人会所，最好带上你的同居密友，这样不容易引人怀疑。当然了，裙子的长度肯定是越短越好咯。”

空中秋千的谋杀

罗半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被胁迫出现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场合。富丽堂皇的私人会所，形形色色衣着华丽光鲜的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布景，每一样都高档精致，每一样都与勇猛干练的女警官格格不入。

她坐在观众席的后排，情不自禁地收拢白皙裸露的双腿，把挽在冷面男身上的手臂撤开，低声抱怨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可是为了管文军的下落才跟你来的！别糊弄我！”

茂威汀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排一个穿得西装革履的男人，嘴角卷起一抹似笑非笑的意味：“好好看演出。”

——什么破演出？罗半夏将目光再次投向面前的舞台。上面一个小丑正在表演“踢碗”的杂耍，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这些衣着华美的有钱人，内心究竟要空虚到什么地步，才会在大好的周末来这种小剧场看一场不伦不类的杂技表演？

“半夏？果然是你。”突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吴卓那张新闻

记者特有的脸跃然呈现在女警官的眼前，“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吴卓注意到坐在罗半夏身边的男人，眉毛一蹙，问道：“半夏，你们俩……在一起了？”

“啊？别误会！”罗半夏忙与冷面男拉开距离，吐了下舌头道，“我是来找线索的。你呢？怎么会在这儿？”

“呵呵，我来替同事跑一趟，采访那个眼下风头正劲的女杂技演员柳慧。”吴卓说道，“对了，你刚才说线索？又有大案子吗？”

——专跑刑事案件的吴卓对于这类话题的嗅觉简直比猎狗还要敏锐。罗半夏心里感叹，却不动声色地说：“呃，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暂时不便透露。”

“呀！半夏，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吴卓故意板起脸，“咱们合作过多少回了，我也替你们警方发过很多正面宣传的稿子。你还不信任我吗？先透露一点，我绝对不说出去。”

罗半夏知道，对吴卓“透露一点”，必然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添油加醋、绘声绘色”的一大篇。她无意跟他掰扯，连忙转移话题道：“哎，你刚才说那个很有名的女演员柳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什么？你居然不知道柳慧？”吴卓的兴奋点立刻被转移了，“她前一段时间刚得了两项国际大奖，几乎所有的地方卫视都在邀请她去演出。她的空中秋千杂技美轮美奂，恍若天仙。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这么有名的人物，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演出？”罗半夏又抛出了一个入门级的问题。

吴卓的表情已经无法仅仅用鄙夷来形容了：“你这警察当得也太潦草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醉天使’会所是全城最有头有脸的大人

物出入的场所吗？这里实行会员制，入会门槛是资产 2000 万。咦？对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呃……我们嘛……”罗半夏给茂威汀使了个眼色。她可不想当着吴卓的面，说出她堂堂一个刑侦队副队长穿着超短裙狼狈地从会所的墙壁爬进来的事实。

“朋友介绍的。”罗半夏最后只得撒个小谎。

茂威汀全神贯注地在看舞台上的演出，对他们俩的搭讪置之不理。

“哦。”吴卓显然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继续说道，“所以说，能来这里演出的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这儿的一场演出，拿到的出场费可远远高于任何一家卫视。而且，还有机会认识社会名流，说不定因此而邂逅富豪，嫁入豪门……”

罗半夏一听这类八卦消息，就觉得脑袋发蒙。这时，小剧场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掌声，排山倒海，气势如虹。

“来了，来了。柳慧的空中秋千开始了。她跟‘醉天使’签了半年的合约，但每个星期只演一场哦。”吴卓低声说，“这机会弥足珍贵啊！”

罗半夏抬眼往舞台上望去，只见刚才五彩绚烂的灯光已经转换成了清冷幽兰的色调。在舞台的两边各搭了一部足足有 5 米高的钢制阶梯，那是演员上下场的台阶。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两副秋千，此时已经各自搁在一边的台阶上。

《倩女幽魂》的音乐响起，一袭白衣的女演员如仙子般自左侧的台阶上飞出，乘着秋千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旋转，倒挂，翻滚……杂技演员在秋千上做出各种令人赞叹的动作，征服了底下的观众。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吴卓津津乐道地评论道，“柳慧的杂技，

融合了力量、柔美和神韵，让人在欣赏高难度动作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濒临险境之美。”

罗半夏白了他一眼，觉得吴卓的评论有点儿言之过头了。虽然柳慧的演出十分精到，却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至少，连她这个外行人都能看出，演员有些神不守舍、力不从心呢。

一曲终了，柳慧退回到左侧的台阶。观众席爆发出强烈的掌声。不一会儿，场内又响起《乘着歌声的翅膀》，另一侧台阶上也荡下来一人。这是一名男子，身穿白色紧身衣，包裹出健壮的体格。他的表演是充满力量感的，在空中激荡、翻滚，像一只翱翔的雄鹰，也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这是柳慧的搭档，叫作彭凯。据说，他们俩是一对。不过，前不久柳慧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否认了此事。”吴卓皱了皱眉。

“你知道得还真多。”罗半夏对吴卓这股热心八卦的劲头不予置评。

彭凯的演出结束后，场内的灯光变了。背景的深蓝色幕布上闪耀起如星星般的亮光，整个舞台显得更加幽暗神秘。

“来了，来了。下面可是最精彩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了。双人空中秋千！”吴卓跟报幕员似的在一旁嘀咕。

只见柳慧双腿倒挂在秋千上，从左侧的台阶飞荡而出。另一边，彭凯如流星般划向她。两人在空中交汇之际，彭凯纵身一跃，跳到了柳慧的秋千之上。两人一上一下，如连体一般，在空中恣意旋转。之后，彭凯在秋千上做出了好几个高难度的倒立和翻身。当音乐进行到高潮之际，彭凯突然翻身跃下，而倒挂在空中的柳慧正好拉住他的双手，两人再次连成一体，在空中如神仙眷侣一般飞舞起来。

“嗬，真美！”看到这里，罗半夏终于发出了轻声的赞叹，目光不自觉地向身边那个阴郁的男人投去。茂威汀转脸望了她一眼。虽然仍

是那么无情而又犀利的目光，却让女警官莫名地脸红了。

就在这时，彭凯跳回到自己的秋千上，而柳慧则往左侧的台阶荡去。可是，就在柳慧即将到达台阶的时候，她的身体突然奇怪地颤动了一下，双腿没有钩住秋千，居然直勾勾地从空中掉落下来。

场内顿时响起一片尖叫声，人们一下子都有点儿反应不过来。刚得了国际大奖的杂技女演员，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杂技团的工作人员纷纷往舞台上跑去。其中有一名男子，身材高大，西装革履，像疯了似的冲在最前面。

“慧慧，慧慧！”他不顾一切地冲上舞台，终于在台阶背后的幕布下面找到了摔落的柳慧。

“怎么样？没事吧？”杂技团的管事王宏也赶到了，急切地问道。

男子把柳慧抱在怀里，四处看看她有没有受伤。虽然从高处落下，但杂技演员的柔韧性好，可能不会伤得太重。

“还好，还好。”王宏看到柳慧身上没什么外伤，自我安慰道，“不过，怎么昏迷了？”

男子的表情变得有些异样，抱着柳慧的右手颤颤巍巍地从她身下抽出——那上面竟然是一大摊血。随之，他把柳慧的身体拉起来，露出了整个后背。

“啊！啊……”王宏如惊弓之鸟般尖叫起来，围上来的工作人员也一个个吓得面如土灰。

只见柳慧的后背上插着一把尖刀，鲜血从伤口涌出来，浸湿了那条白色的纱裙。

同演之人

一场意外事故瞬间升级为谋杀命案。罗半夏在抱怨“瘟神”茂

威汀的同时，火速调集了警队的精兵强将赶到现场。杜文姜和朱建良被派去盘查当晚在“醉天使”观看演出的所有观众。而鉴证科的美女卢杏儿则在钢制阶梯和舞台上跑来跑去，像“猎狗”一般地搜查着证据。

法医张成龙完成了初步尸检，走到罗半夏面前，慢条斯理地说道：“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被一把尖锐的小刀刺中后背，扎穿了心脏，失血过多而亡。据说，死者是从空中落下，或许是舞台上软垫的缘故，身上并没有严重的摔伤，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和瘀伤。唉，只是不知道那把刀是什么时候刺入她后背的……”

罗半夏望向那对依然悬吊在空中的秋千，感到案情相当棘手。她从刚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凶手究竟是什么时候下手的？前一刻，柳慧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杂技表演，后一刻就因失误摔落到舞台的软垫上，背上还被扎了一把尖刀。难道，柳慧是因为被人刺中后背才从秋千上跌落的吗？如此说来，与她一同表演双人秋千的男搭档就是最大的嫌疑人了。可是，真的会有人在杂技表演的中途进行谋杀吗？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杜文姜已经把彭凯拉过来问话了。

“小夏，此人就是跟死者柳慧一同表演空中秋千的杂技演员彭凯。”杜文姜介绍道，“他可以说是最后接近柳慧之人了。”

“我知道。”罗半夏点点头，目光轻轻落在那张年轻骄傲的脸上。彭凯长得五官端正，鼻梁高挺，两道剑眉显得十分英武。此刻，他的眼睛低垂着，嘴角露出倔强的弧度。

“彭凯，你能再跟我们描述一遍案发当时的情形吗？”罗半夏问道，“你离柳慧最近，知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从秋千上跌落？”

彭凯微微抬起头，语气中有着难掩的哀伤：“不知道，我跟她一起

表演的时候还好好的，她从没出过这样的差错……”

“也就是说，那把刀并不是你插进她后背的咯？”杜文姜在一旁带点儿挑衅地问道。

“怎么可能？”彭凯怒道，“警官，难道你们怀疑是我杀了柳慧吗？别忘了，当时我也在进行杂技表演。恐怕这世上最高明的杂技演员也不敢在空中表演的时候杀人吧？”

“可是，人们都传你跟柳慧的关系不一般。”杜文姜说道，“你们合作表演杂技已经有七八年了，中间也曾经多次传出绯闻。但是，柳慧却从来都不承认你们的关系。据说，最近柳慧还搭上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就是刚才那个嚷嚷着冲上舞台的……”

“你什么意思？”彭凯双目瞪圆。

杜文姜笑道：“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或许是一桩情杀。你不甘心就这样被甩，所以动了杀机。”

“哈哈！”彭凯拍手笑道，“想象力真丰富。不过，可惜了。我想，刚才这位坐在台下看演出的女警官应该很清楚，杂技表演中，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明明白白地暴露于几十双眼睛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动手的机会。你那套嫉妒杀人的说法，实在荒谬至极。”

“那个……”罗半夏觉得有点儿看不下去了，打断道，“你刚才说，柳慧从没出过这样的差错。为什么这一次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据我所知，这应该是杂技演员最基本的功夫吧？”

彭凯的眼珠来回转动了几下，说：“也许，她有点心儿不在焉吧。刚刚拿了大奖，难免心浮气躁，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小演出。”

当时看演出的时候，确实觉得柳慧有些神不守舍。但彭凯的这个回答却显得过于搪塞，不像是在说实话。罗半夏在心里默默地判断道。

“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今天表演之前，柳慧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罗半夏不甘心地继续问道。

“我没觉得……”彭凯低着头，显然不希望继续这个话题。

杜文姜继续追问道：“那么，关于刚才冲上舞台的那个中年男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彭凯愣了一下神，说：“这事，你们最好去问当事人吧。我跟他不熟……”

“你们今天的表演，就是拿到国际大奖的那个节目吗？”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不用回头，罗半夏也知道这声音只可能属于那个像冬日黄昏一样阴郁的男人。

彭凯略带疑惑地望着茂威汀说：“是啊。我们的得奖节目就是双人空中秋千。但因为柳慧的演出特别富有感染力，她还单独得到了最佳杂技女演员的大奖。”

“获奖节目的表演内容跟刚才完全一致吗？”茂威汀又问。

“那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了。这儿是小剧场，很多表演环节都省略了。”彭凯说着，不自然地笑了笑。

“怎么样？小夏，你觉得他可疑吗？”待彭凯走后，杜文姜迫不及待地问道。

罗半夏不经意地望了茂威汀一眼，说：“从动机上看，他确实是不能排除的嫌疑人。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做出杀人的动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我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或许是用什么机关呢？让他可以不借助于自己的双手，便能将小刀刺入柳慧后背……”杜文姜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开始泛滥了。

“用那样的机关，目的何在？”茂威汀在一旁像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那般，“如果我是他，绝不会蠢到选择那样一个时机去杀人。”

“说得好像你杀过很多人似的。”杜文姜不经意的一句话，让罗半夏心头一颤，“那么，会不会是柳慧跌落到舞台上之后，被埋伏在下面的凶手刺杀呢？”

茂威汀不以为然地说：“那更不可能。首先，凶手无法预知柳慧何时会跌落下来，更不知道会跌落在什么位置。而从柳慧跌落到工作人员赶到舞台，其间也不过几十秒钟的事，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杀死一个人……”

“呵呵，这有什么？”杜文姜反驳道，“柳慧跌下来的时候，肯定摔晕了。伏击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别说几十秒了，十来秒就可以搞定。”

茂威汀眯起细长的眼睛，像看一个土豆似的从他头上掠过，用极其不耐烦的声音说：“那就请你回答一个问题，柳慧掉落在舞台上，是趴着的还是仰着的？”

“什么意思？当然是仰着的啊！他们说是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把她抱起来的。”杜文姜被绕晕了。

“好。既然是仰着，凶手为何要将小刀刺入她的背部？”茂威汀说，“在时间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自然应该选择最经济的刺杀方法——直接插入她的胸膛。”

“那……说不定她一开始是趴着的，凶手将她刺杀之后，又把她的身体翻转过来。”杜文姜不假思索地分辨道。

罗半夏终于忍不住了：“小文，那更不可能了。要把一个成年人的尸体翻过来，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凶手没有时间更没有必要这样做。”

“这……”杜文姜的话被拦截在了舌头上，只得干瞪着眼睛。

这时，罗半夏转头问茂威汀：“对了，你刚才问彭凯国际奖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目的？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没什么。只是觉得……刚才的表演太乏味了。”茂威汀淡淡地瞥了她一眼，目光中闪过一丝狡黠。

男女关系

罗半夏望着手中的名片，对眼前的中年男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Gung Nail 医疗器械公司，中国区执行副总裁，邓中林。”

原来，冷面男口中所谓的线索就是指这个男人。而偏偏那么凑巧，这个男人现在成为案件的关系人之一，正坐在“醉天使”会所为警方准备的办公室里接受侦讯。

“邓先生，你可以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当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舞台上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杜文姜问道。

邓中林沉重地摇了摇头，说：“没有。我跟管事王宏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冲到台阶背后的，当时慧慧就躺在那儿。我没想那么多，直接上去抱起了她……”

“你没有看到什么人吗？”杜文姜问道。

“警官，你们怀疑慧慧是跌落在舞台上之后才被凶手杀害的？”邓中林蹙眉道，“可是，从慧慧跌落到我们冲上舞台，总共不超过一分钟。难道，凶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准慧慧跌落的地方，实施刺杀吗？”

杜文姜勉强笑笑，说：“嗯，这个谜题确实尚未解决……”

“邓先生，刚才柳慧从空中跌落的时候，我看你跑上台的样子十分关切。”罗半夏接过话茬道，“请问，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邓中林长着一双迷人的三角眼，据说这种眼睛的男人阴险、凶狠，心计很深。他皮笑肉不笑地答道：“呵呵，反正你们总能调查到，不如我自己来说明吧。我跟柳慧是两个月前在这里认识的。我很欣赏她精湛的技艺，也深深折服于她那股与生俱来的韧劲。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被彼此吸引，犯了很多人都会犯的那种错误……”

“您是指……柳慧是你的外遇吗？”罗半夏说道。

邓中林眉头一皱，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沉默片刻之后，说：“不，外遇这个词贬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慧慧是我的恋人。”

罗半夏哑然失笑，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什么意义吗？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招数。不知哪来的一股愤慨，让她直言不讳地戳穿道：“那么，你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吗？”

邓中林的目光转向别处，说：“我不知道，我没告诉过她。”

“根据你对柳慧的了解，她可能是被谁杀害的呢？”

“他们杂技团的关系比较复杂。据我所知，那个跟她合作演出的男演员，叫什么来着……”邓中林说，“他追求慧慧很多年了。但最近慧慧似乎跟他把话挑明了，断绝了他的念头。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邓中林的话说得很周密，带着中年人特有的世故和圆滑。既不让你觉得咄咄逼人，又不留痕迹地指出了他心中所怀疑的对象。

“你是指彭凯吧？”罗半夏说，“可惜，他当时跟柳慧一起在进行杂技表演，至今尚未发现他有作案的机会。”

邓中林轻轻地笑了笑，说：“那我就知道了。不过，以前我还听慧慧讲过，剧团里有个女演员一直很嫉妒她，因为慧慧的存在，压得人家出不了头。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事。”

“那么，你自己呢？”杜文姜冷不丁地来了一句，“会不会害怕跟